

集部

方麓集卷六

明 王樵 撰

記

鎮江府重脩學記

國家稽古養士非孔子之道弗講廟學徧於天下百餘年來文教大興乃至繕完之事所以尊嚴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者亦無所不舉鎮江府學創自其年

脩在其年至嘉靖癸亥太守南昌吴公議更新之而未就四明秦公繼之惠洽人和厥功告成廟學齋廡莫不完美先是教授猶未有廨至是亦成教授徐君詣予以記請辭弗獲則姑誦所聞以告焉曰昔者武王不云乎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是知君有父母之道焉有師道焉由父母之道故分之五等邦君以至大夫師長皆所以父母乎民也由師之道故自家

塾黨庠術序以至國學有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皆所以師乎民也治世之教上主之而父母君師無二道道德之寄在庠序而政理從此出焉此先王所以盛也自王教衰而學校之官名存而實廢孔孟之時道德之寄不在庠序而在山澤師儒弟子之相得不出於大君父母之所賸而出於下之所自為以扶王教之廢則既一變矣然斯文猶有所寄也自有異說之譁祿利之誘人遂以學校果無與於道德政理之實而師之所教

弟子之所學者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權謀功利之習其間有志者則又惟釋老之是歸以為真足以洗心繕性而賢於俗學之汩没也於是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無幾嗚呼此豈先王立教立師之本意亦豈聖人作君作師作民父母之本意哉故明道程先生建言於宋則欲悉心推訪天下之士有明於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及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萃於京師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尊者為

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先生自謂從其言則民風再淳王道可復願其君萬世行之信乎萬世一時也仰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推擇師儒亦何嘗不以所謂德業充備材良行修者望之歟在人之自待何如耳蓋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為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為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

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而父母之道豈不頼師道之立而益光歟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騖於玄虛經賦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勦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為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顧吾黨之士勉焉毋蹈斯戒則於今日作新之意為無負而有光矣吳公名

一瀾南昌人庚戌進士秦公名淦慈谿人癸丑進士徐君名邦佐浦城人丙申廷試貢元

金壇縣重修學記

學校之設我朝為盛宋有天下三百年至仁宗慶歷三年始詔天下皆立學而州邑猶多不能應詔我朝自洪武初孔氏之宮即徧寰宇雖武衛邊徼絃誦不絕文至今日可謂極盛矣金壇在江南諸邑為稍僻民風近樸士習近本先年文采或不逮吳下今則材俊之士彬彬

輩出矣所憂者固不在文之不足也萬歴癸未邑侯許公暨學諭林君既新其學自先師廟廡以至登講之堂退習之舍莫不完美屬樵記之樵惟古者自鄉以至於國莫不有學子夏以為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而不致其道則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而孔氏以往致道之士何寥寥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為兩途自有科舉之學而學者惟利禄之為志則是為一途矣此豈

國家設學之初意哉乃學者自失之爾誠使所學在身心而非口耳則雖科舉不足以妨功若其爲人而已則雖博聞强識不免爲喪志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黙而識之者顏子也故其居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曾子也故其一旦有悟而告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

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賔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吁是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其他弟子雖所至有淺深要皆所趨不悖於聖人而有致用之實如齊伐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

孔子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亦無非學也孔門之後漢人所聞雖淺猶多質行之士自辭章盛而佛老又乘其敝聰明材辯之士不馳於彼則溺於此知非不高說非不玄而守恒不足其於富貴貧賤之際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有如曾子固之所譏者子固以為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自謹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行多不逮然今雖以文取士而察舉之意亦未嘗不行於其間

崇正學迪正道所以丁寧於璽書者非欲祭舉於其先耶亦顧人之自待何如爾先輩羅文毅公有言曰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司必程其良而後敢進焉况人才乎夫珍寶之物不負其取負其取者乃詩書禮樂之士吁吾人誠能因斯而有省焉使他日稱曰金壇多實勝之士自其人始不亦偉與是為記

臨川二太守祠記

臨川二太守者宋王公安禮吾明吳公撝謙也皆嘗守

鎮江皆臨川人故郡人有遺思焉按史王公字和甫荆國文公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初從河東唐介辟吕公弼薦於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以安石辭而止嘗以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歷官至資政殿學士出入中外所至有聲蘇軾以作詩見謂誹謗下御史獄勢甚危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録録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軾由是得釋彗星

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乗權射利為足以干陰陽而召變異也願深察之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是時荆公當國和甫所言皆不黨所親有忠直之節然則不但其施於鎮江者為當百世祀而已也吳公以其鄉人高山景行仰行有日矣故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葢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覩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偃居盧氏之家藏也聞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圖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舉矣萬歷壬午東陽許侯自績溪以賢改任金壇聰明正直事事練達而和易從容務盡下情尤重於用民之力邑中凡三大役令出而民歡趨之自倭警以來南北水門雖設而舟楫罕通闤闠之水壅而不泄又金壇地勢一雨經旬則平疇巳潦一旱逾月則溝澮盡涸不但為農田之患亦為運道之憂近例以冬底起運正水涸之時以故荆溪歲歲築堰浚淺役無巳時貫城之渠復一支繞城而東以會於龍山之下江潮由是以達於岳

陽之上資溉引焉自上流多阻而江潮不至則南鄉亦憂旱矣許侯之來首浚諸渠次通兩閘兩閘劉莊襄公所經營素稱壯固然而土石之情聚合衆材相倚為固歳久不相為用則必有崩動之虞乃撤而新之虛其上而加崇廣其下三分其深而厚築其基上可通車馬下可通舟楫一如丹陽之制經始乙酉之二月農時起而罷南工既畢乃及於北穡事畢而成辱侯見屬為記𤍠惟春秋常事不書惟關於民力則書之邑城自唐至我

朝經數百年自正德之初至嘉靖自嘉靖至今又經數十年始一修事既非常而許侯之用民又可法皆可書也用備書之以告來者許侯諱弘綱浙之東陽縣人登萬歷庚辰進士

文昌宫戴公祠記

天文志云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世有文昌之祠而屬之道家不知其所從起戴公者唐容管經略使諱叔倫也為吾邑先賢既祀於學矣而復有祠於此者因其

舊也按史公守幼公師事蕭頴士最知名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遇楊惠琳反刼之不可奪曹王臯討李希烈表置幕府付以府事試守撫州刺史以民俗常爭水溉田為作均水法人便利之耕餉歲廣尋即真賜詔褒美又嘗以屯難未靖所急者兵食其責在州縣而有司銓擬循情殊非為官擇人之道勸執政一以殿最升降執政齊映等服其言而莫能用遷容管經畧使綏懐夷落威名遠聞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賜之代還卒於

道然則俗傳公晚從黄老之道者其説偽矣今太虚觀相傳為公之故宅去公墓不里許舍宅為觀事容有之道流因而祀之文昌之側意者由此遂以生譌耳舊在三清廡下中表于君東讀書觀中改立祠於觀之東正其位而弘大其制别為之門不復附於道流云嘗感異夢既而其子登科因倡此舉而求予為記予惟世俗祠禱僭越誣妄者道家為甚既未能革當著其非以解人之惑因為之記而特詳於戴公者以先賢遺蹟多湮惟

公祠墓近在耳目間故得不廢因以表之亦以見于君之舉不專為禱祠而崇仰前哲示凖後人之意固於是乎在也

崇真院藏經閣記

崇真院藏經閣舊曰玉皇閣道士路元高倡其徒重修焉而請記於予予為更今名而著其說以正俗繆遵典制也夫玉皇者上帝也天地百神之祀領在天子之禮官豈人間所宜瀆況介居老子之宫而人其象其褻天

甚矣象設起於佛家而道家效之佛以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本一人爾而分為三身駢列三像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三清則倣其失而又失焉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道本無名豈有像乎而老子又自為太上老君且老氏自謂其道生天生地而遂僭居上帝之上此豈老子之意哉抑其徒之罪也我聖祖釐正祀典凡前代不經之祀封號塑像一切革去惟浮屠老子之宫未盡然者葢有所待也在

知禮者正之而已老子之教如清淨無為張留侯曹相國師其意而因應不擾則足以致治如載營魄抱一無離安期生魏伯陽之流得其法以引内養性則足以延年此二者未嘗得罪於名教也其後方士羽客舍錬養而言服食又其下舍服食而言符籙自此厭禳祈禱科教繁興與巫祝同塗則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即所謂錬養服食之事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皆自托於老氏以行其教故吾以為道家之言其得者

可存其失真者可去今取道德五千言而下存其不失真者凡若干卷藏之此閣使其徒奉其教者知所尚焉亦非無補也崇真院香火甚久而道士多貧元髙得施予不私一錢故人樂成其事其修此閣二年積材一年畢工三面易甃以甓在其教為有功然在吾道不免為蠹吾道士農工商各修其業期無廢壞可不假於人而足其有益於人甚大是吾所望於吾人云

使蜀記

嘉靖戊申蜀成王𧃍上命崇信伯費㙔致祭樵以行人掌行喪禮崇信伯江行予因得便道過家省老親老親不欲予江行予遂由京口渡江趨睢陽路過大梁不入城以公事急啓辭周王而去過洛陽風土甚佳真帝王之宅然都洛者必如周人之制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㡯乎形勢土中可以兼得

之故周公營洛取朝會之便四方來者道里均而已而成王卒不果遷意可見矣葢關中實洛陽之根本物力氣勢合則完分則弱周之東遷割根本以畀秦所以遂衰而不復震也瀕河之山多純土無石其土極堅暑不蒸雨不崩高崖絶壁之下往往有民居成聚落皆窰居也絶無室廬長子孫通昏姻各自得也可想古陶復陶穴之風也函谷有新舊二關舊關在靈寳縣南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也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

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楊僕有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關武帝為移於此關中據天下上游潼關雄勝亦稱冠絶崇山天險洪河天塹真有俯視八州之勢故七國時在諸侯則謂之仰關而攻在秦則曰以下兵於諸侯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過華陰華山在眉睫間而不及登僊掌無雲秀色可挹意往而已入陜朝秦王留宴出訪前大司馬劉公儲秀於里第別去秦王又遣人餞於郊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

亘千里皆南山也而隨地異名其山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也富有異境行役有程不暇幽討山靈應笑人也漢志謂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按秦漢都關中其疆界如此此所以全盛而強宋人不能都關中以其西北為西夏所據也曹操不能乘得關隴之勢以舉巴蜀此天下所以遂成三分向使曹操無劉備以牽其右則於沿江數出偏師以疲吳使其備多而力分奔命不暇又於上流

擣其虛孫權戍擒矣唐人都關中亦知重蜀鎮不輕畀人誠以其胞絡之睽也志又謂凉州之富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予讀此深有感焉誠得今邉郡皆若此於以捍敵不難矣六月入棧道棧道七百里雖有登陟之勞而塵沙溽暑為之一洗左右皆娱目快心之物或奇峰怪石泉聲琅琅

如奏金石或喬木茂林清陰夾道日光穿漏更覺可喜

或隔山別巘瀑布高縣如瀉天半或連渡數嶺間不見

人忽聞雞犬聲知有人煙至則依山高下屋居井井俗

如太古每為之停車久之乃去蜀中人物富繁物產大

類江南惟夏秋多雨雨動連旬殆所謂景朝多陰者耶

蜀藩素稱富而賢宗人少犯法親王尤厚禮士大夫然

頗習於奢予至即卻其館穀不居而居於書院時葵有

期矣而勑使尚未至王世子強予攝祭祭之日增設導

引儀衛甚盛省臺以下皆吉服陪班予獨青衣角帶而入諸君訝而問之予曰禮也諸君遂皆如予之服行禮平立三奠祝稱皇帝遣官致祭世子伏哭稽顙退就幕次見世子世子勞慰遠涉命長史延至書堂茶飯工以樂侑觴之王府不時就館設宴二長史迭來為主且曰殿下恐先生寂寥予謝曰殊不寂寥但致勞如此却似彼此勞擾也得已之更感殿下厚意矣皆悚然曰諾遂不復至留成都月餘遇暇日又不遇晴景是以諸勝有

不及遍歷者錦江環城清澈見底而不産水族時當仲秋城上芙蓉正開爛然與雉堞相錯照映江水中先君嘗有句云一江秋色照芙蓉可謂佳句宛如睹也謁昭烈武侯祠古栢尚森森拂雲簁月有氣接巫峽寒通雪山之勢浣花溪距城可十里水木環合幽谷瑢青誠為勝絶杜少陵宋景濂先生二祠在其側杜祠即草堂遺趾宋先生謫死茂州蜀獻王以舊學恩禮為請於上故成都有其祠墓而方公希直者先生門人嘗為教授於

此故以配祀焉王府既襄事予先辭還餽贐白金鞍馬衣幣盡卻之由簡州陸路至夔州為東道無驛站行不及城邑則旅宿山寺而夔歸山尤險惡所謂鳥道也輿人不欲前予不能違也遂從舟夔舟視江南官舟差小而輕捷首有招竿執竿與舵師皆為重任驚濤利石之間旋轉如意所謂捩舵開頭捷有神者也夔府孤城半在山上闤闠無井皆没於江東望瞿唐兩崖峻壁萬仞對聳如門雲氣噓吸其間舟師撾鼓發船其音鼕鼕響

幽谷間別是一種舟航景況舟師以巴歈勸力則櫓者皆和之灔澦堆在瞿唐關下當江中流九月過時大如金山下雲根㠀距舟尋丈間櫓捷江平去如過㠀土人云夏秋水盛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急流奔怒舟不可上下又堆初沒時謂之灔澦撒髮亦不可過范成大詩云不知灔澦在船底但覺瞿唐如鏡平葢當水勢平緩時也兩峡山皆壁立江流於中好事者有鑱天子萬年四大字於巖際者巖竇中往往有嵌嵅若文書櫝者不

詳爲何物驛舍多在巖阿陡絶不可上下傳録過所及餽餼皆懸綆以下之時順流甚駛一日過數驛江行辛皆睛霽巫山亦峽中一壯縣也曾一駐舟登岸散步自瞿唐而下山皆險峭惟巫峽秀峰開列如一幅圖畫峰有十二見者彷彿九峰餘者掩映不見一日晨興舟中仰見一峰頂色如金燿燿奪目細視乃初日射之也峽中非亭午不見日見此殊奇李白金芙蓉乃真景象也嘗謂天下山川闗中以雄勝錢唐以麗勝歴下以幽勝

兼之者蜀中爾過新灘避惡石登陸輿行追舟不能及
益其速如此過黄牛峽以羊豕禱廟廟後山巖上有如
人戴笠牽牛之狀其色赤黄俗傳黄神佐禹治江有功
故廟食於此予之兹行也以老親念予之切速往速歸
杜老云幸有舟檝遲得盡所歷妙予誠未盡所歷之妙
也予友譚敬之者嘗倅夔府問以赤甲白鹽不能對為
之拊掌一笑然則予之所得亦多矣

使代記

嘉靖庚戌予以行人奉使至大同三月風變甚異風起西北黄塵蔽天已而天作赭色人物相對其色皆赭少頃天暗如漆時方停午室中燃燭然後可坐六月二十四日大同總兵張達以禦敵陷没張達甘肅人起小校積首功至今官善弓馬無大略狃敵入非時視為零賊輕兵逐利陷敵伏中部下莫肯救副總兵林椿以失帥慮逮突戰俱死事聞上以邉臣習於巽懦欲因二將以示激勸賜張達謚曰忠壯林椿謚曰忠剛各贈官廕子

立廟於大同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廵撫都御史陳燿廷杖之各百謫戍邉燿死於杖詔起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以兵侍蘇祐暫行督事起僉都御史趙錦代燿復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鎮大同仇鸞者其祖仇鉞寧夏游擊將軍也以擒反者安化王封咸寧伯又以征流賊功進封侯鸞為人短小精悍粗涉文字譎誕敢大言鎮河西以總督曾銑劾其不法事被逮曾銑江都人嘗獻議謂我朝以東勝孤懸徙鎮榆林初徙時套内無敵土

地衍沃物産富饒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為守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至十二年遂擁衆入套常駐牧不出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巢則寇宣大三關據巢則寇延寧甘固此剥牀以膚切近之災無已之患宜大驅逐之便答旨以銑任事慰納甚温中外皆以為此上意也一日忽下手詔以兵力之未足取責問大臣生事造端之故内閣嚴嵩上疏謝罪因言此事皆夏言主之夏疏無引咎語上怒革言師保閣職以吏書致

仕行至丹陽逮下詔獄以仇鸞有訐疏也夏愛妾之父蘇綱亦江都人在京出入夏私第頗用事而銑子以鄉親往來主其家鸞因言銑緣蘇剛交結輔臣餽金二萬載以三騾揜敗冒功建復套危計事下刑部初擬旨不合上意上曰第如律於是坐銑以交結近侍官員與夏相繼斬於西市仇鸞以告訐釋罪復用實無奇謀長策不過遣人款敵令不犯已境而已時遣人籍籍言敵大舉必犯京師益消息在半年之前邊人盡知而京師不

知也八月十四日敵攻古北口十六日抉墻入圍順義以保定兵駐城中城得全十七日報至京師始議守禦計兵部尚書丁汝夔奏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命文武大臣各一人分守九門檄諸鎮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至十九日廵撫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既而諸路兵亦大集制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内外官軍截殺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總諸路兵調度截殺鸞軍無紀律而丁汝夔

又下令禁勿捕大同兵大同兵益肆略甚於敵人始
疾汝夔矣言頗聞於上敵薄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
火光不絶至坐教場飲酒撾鼓為戲樂又入東直門
外馬房執内官八人去大酋諳達復縱之歸持嫚書
脅求通貢書非番字乃内逆代為之者也城外居民
被傷千百成羣奔城城門拒之號慟聲徹御在所詔
開門納之諭輔臣曰九門先閉是自困焉止是防檢
盤詰時時代之僉服聖語之當先是輔臣疏言竊聞

敵中我逆甚多昨者進邊皆穿中國衣帽假稱調來邊軍以入口子乞聖駕暫還大内軍機貴密乞諭文武大臣凡係密議許求面對皇上特御便殿親賜裁決二十二日上御奉天門受朝蓋上自十八年不出至今矣降制切責人無任事致敵如此以敵求貢事下羣臣議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敵不可許詔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出視師賫伍萬金以為便宜激賞之用趙至軍仇鸞以計困之屢鼓於軍中若將向敵

狀拉趙監戰則衆疾馳趙不任馳馬又驁不得如所欲乃以所賞金付鸞鸞與敵潛通揚聲追截實未嘗望塵發一矢敵又犯天壽山繞出西山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楊守謙營城東北隅以戰關國家大計不敢輕動上以為逗遛二十四日下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獄時敵漸退鸞率諸軍尾之敵欲西奪白羊口出為白羊守將所扼復還猝與鸞遇縱騎蹂踐鸞軍不及陣幾為所獲敵分兩道出通計男婦殺掠蓋

六十餘萬財畜無計敵過宣府城下呼守陴者曰無恐知爾兵在南爾所守者婦女城爾時守陴人見所掠闗南人口行竟日不絶號哭之聲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敵營於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刧其營鎮人惜之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西市汝夔無軍旅材用之本兵已非其任况當此時哉使早用翁萬達則事不至此時翁居憂病疽再以本兵召未即至貶秩出經略紫荆諸闗子

嘗歎世廟英睿不世出亦甚留心邊計而一時之臣多負任使是時本兵之任莫如翁萬達次則王邦瑞當張達林椿敗時當即以翁萬達代丁汝夔王邦瑞代陳燿聞二人皆不為用事者所喜又自周尚文死後一時邊將可謂無人不得已乃用仇鸞若寘數馬趙貞吉復命以所言不讐又追其前申理周尚文沈束事杖貶嶺南周尚文守邊得士死力敵人畏之然亦頗用術數翁萬達能駕馭之其死也嚴氏沒其功不

叙寢其恤典給事中沈束論之忤旨下獄楊志學有邊功守謙其長子也不待檄馳來不戰非其本心而獨受誅予在大同一見仇鸞即知其奸其駐兵居庸關下乃先知敵謀故聞警即入方上憂敵時首到城下上使人登城視之軍行亘二十里其見寵以此後留總京營數請北征豈有敵入吾地既不能禦其來又不能邀其歸敵已出境反能問其罪擣其巢穴耶不過為大言以欺上夸下且欲攬兵事在手以肆其

姦克爾使更數年不死不知作出何事然謂鷙必反則
兵之鷙非能反者也姑以近事論如石亨父子亦驍勇
絶倫身經血戰建有大功然後乃生不逞之心觀鷙之
所為狐鼠爾豈能反者哉京兵皆市人操練亦空文自
庚戌變後歲調邊兵入衛然邊兵原各有地方倘賊先
出兵向彼則不可調矣又如宣大近而易調然敵東來
必先經二鎮倘知二鎮空虛乘虛入寇門户失守則長
驅徑薄畿輔豈能自安京兵不濟緩急邊兵又不可恒

調宜募召四五枝分屯於近京要地操練防守聽調不必入京增兵不增餉但選汰老弱罷京操即以其食補此則不加賦而足矣丘文莊義兵之説不可行唐時河北藩鎮竊據土地盡籍其壯者為兵以抗朝廷此其治世之事只用募法可也河北固健兒之藪不患不足患處之無道爾有此四五枝兵京兵只當閲實不必補額外省京操可罷募補京營仍歸驕惰無益也自來京邊之軍未有統於一將者鸞病始議分其權鸞病劇始遣

趙錦收其印趙錦在兩鎮皆與鸞同事其入兵部也鸞
援之鸞敗錦亦得罪敵之求貢也大臣議遣使探其要
領因以款之幾墮宋人之誤使敵叩邊求貢來則不拒
可也豈有擁兵壓境乃尋城下之盟乎世廟札諭有曰
皇曾祖及景泰時曰和甚差不可聽此一言甚得義之
正後仇鸞卒開馬市敵斥彼無用之馬中國償以厚利
馬倈諸民間牧養隨即倒死徒為民害或言近年西北
邊頗得休息亦牽於吾餌保塞守約之效祖宗時亦嘗

容其通貢徼外皆入貢何獨於彼而欲絶之不知祖宗時兵威强盛能致其死命彼以誠來貢則因而撫之一或犯順征討遂加故敵畏威懷德今日能如是否乎謂許貢非講和蓋亦自誑以誑人矣馬芳幼陷敵中亦稱驍將嘗盜敵女敵愛其勇不殺而劓其右耳芳自以功多宜足以當一女子不得又以為戮殊恨之遂來歸官至都督數出總兵敵嘗嗤之曰芳吾隷爾中國遂為大將足知無人然敵實忌之為禆將時嘗為總督江東以軍法箭

貫耳徇於營芳恥之又欲北奔内閣徐存齋急遣人慰解餽以千金芳乃止予在尚寳時曾見之與之語佯為侏㒧不可曉及訪其第沉酣富貴與諸帥同態寧復有沙場死綏之志乎閒屢詣政府請外鎮不樂居中人言芳不忘飛颺豈然哉殆料之過矣

西曹記

國初稽古建官正六卿之職以錢穀刑獄為視諸司為劇故分其子部各十有三如外藩之數承平以來訟獄稀簡西曹號

為無事郎官日以其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筴讀書脯衙既散檜陰寂寂静如太古有留而弗去者焉他曹僚友不常接接或以迹相拘不能相洽惟西曹燕叙以齒不以官事至分理有疑相酌政事之外道義切磋真有朋友之義焉且牘必自成不假吏手故居是官者多精於吏事刑雖一職而諸事之情偽無不在焉非通於諸事之情偽者不足以决獄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經後兩任按察皆得其力治獄之難在得情嘗譬之醫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診病有人方書雖

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則所謂明竟亦何用又有人精於法而易入於刻法非使人刻也倚法以削則入於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為本南城羅惟德終日趺坐虛室生白至臨庭洞徹決疑每出人慮外此陸象山所謂精神不輕用以待有用處者與羅素羸疾在告日多或連月不入堂官不問京山高伯宗土木形骸敝袍布韉帶銙不完出乘款段馬誠如杜詩所謂骨骼硉兀如堵墻者人笑之則曰馬行遲我起早何

忠不與君同到晉江莊士元心無機械言吶吶不能出
辭而忠信之行可望而知其夫子所謂善人有恒者與
泰和胡正甫安福鄒繼甫同司日以講學為事朝暮舟
散行坐必耦時稱江西三子三子謂羅胡鄒也羅子提
調獄事予以廵風詣之故事攜酒肴夜坐羅先使止予
勿設但邀予蚤過清話相見甚歡問見荆川云何予對
以所憶大意而不能敷衍但曰靜曰靜則能見自家不
是處曰人往往認賊作子羅頷之久之曰尚欲為兄有

說予曰願受教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兄未知止如何便教兄靜得予悚然起謝羅又曰知止是聖功起脚第一步總於文義無交涉向外尋討不得試言兄一生聰明有幾日在自家屋子裏用予蹶然大有省羅約游西山不至貽之以詩有十里春花走馬看之句燕都西直門外多中貴人別業時當春明衆花盛開予以有期不及下馬住覽而空還故云羅答以唐詩二句云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陪祀康陵與羅惟德同宿

於神宫監耳房康陵者武宗陵也去長陵十里在天壽山最北地僻道險有事此陵者多以往返為艱是夕予豫襆被為宿計使隷覔便室未得祀畢衆轟然散道中須遂大隊不敢獨行予行止未定忽遇羅與錢君同文遂同宿羅為予言勾勾崖之勝勾勾崖在九龍池西峰之西由樵徑攀蘿而入崖半有古刹老衲子數人眉長寸餘視其寢食猿鳥也守陵奄多於此避敵云次日行經九龍池側羅指示予其處曰其峯巒甚似江南九華

山予馬上遥望不能詳諦予雖不能游而意已獨往為之作長歌河汾趙子謂予耳之羅子無異身游可名曰聽游予喜斯語前未經道遂用之前代帝王陵各一邑惟天壽山環抱如玦玦口為紅門紅門内天開地豁諸陵列焉予在刑部凡三上陵於春者再所謂八陵果園者花卉盡開遠望如霞綺陣布尤為勝景九龍池在西南隅文皇嘗駐蹕焉嘗作一詩以寫之頗盡山陵壯觀其間有山内看山山更好與燈火千林晝冠裳兩道回

之句意身經之者未必不莞爾而笑也嚴氏當國賄賂公行大小官職有價國家財力困於供邉而邉臣巧於侵盜專以餽送大半出户部者入權門也以此邉政盡廢北敵蹂踐墩堡十殘八九又圍困大同右衛說者曰敵欲得此以處丘富丘富者中國叛人也無右衛則大同危矣於是給事中吳君時來疏劾督臣楊順本兵許論罪狀世宗為之震怒逮楊順下吏按法當斬嚴氏欲為之地又慮上窮竟邉事及已思有以中吳時吳當使

琉球未行聞嚴氏意旨遂上章攻嚴氏而刑部主事張
君翀董君傳策亦同上章大旨皆謂上付政於嵩嵩付
政於子世蕃一家盤據朝廷作威作福父子濟惡近代
所未睹前世所未聞嵩乘此亟上章自辯謂吳時來實
憚過海先論一二邊臣以嘗陛下意本在臣也臣以贊
上事玄為人所嫉惟陛下矜察於是上下三人吏謫充
軍遣給事中鄭茂往勘楊順事欲貸其死再下刑部予
謂尚書鄭公山可移判不可改當以去就爭之鄭公謂

事不可激若如此則上怒不測何止我一人區區之去就恐啓士大夫之禍與其激上過舉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改充軍後隆慶中楊順卒論死吳張董三子之獄在浙江司莊晉江為員外郎署印予與高京山為主事堂上鄭公以莊口訥予性直兩遣高通言於西直西直者内閣直廬也在西苑時嵩勢張甚諸衙門事無不關白而後敢決三子所憂者廷杖又恐嵩密進揭帖必擠之死士大夫多懷此慮故鄭公欲

稍有以開導嵩意以保全言官成上聖德然三子所以
得全者葢是時上已察嵩之姦特未決計去之耳後高
伯宗竟以三子之故陞景王府長史出嵩意也三子行
時高嘗出城送贈之詩嘉靖中用法重者有數條邊方
巡撫總督官係文臣舊時失事重者充軍而已後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文
臣比依將官自此始矣言事者自有對制上書詐不以
實與風憲官挾私彈事本律後加以廷杖後又加以比

依子罵父死罪比依子罵父之法自此始也曾銑建議復河套夏言從中主之法司以律無正條後乃引交結近侍官員之律楊繼盛劾嚴嵩罪惡疏中援引二王法司無以罪之乃引詐傳親王令旨之律郭希顔建請安儲引妖言律此數者猶以干上怒上所欲重而法官不能爭至於沈鍊在戍所罵嚴嵩與人角射象嵩爲的而射之楊順誣以妖言而殺之於是乎無天甚矣然嘉靖末年海剛峰一疏直而無禮亦幾乎罵矣而聖度優容卒

待以不死乃知前此皆大臣不能調護之罪非世宗本心也郭希顏疏云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大意欲景王出封耳而中引嚴氏乃嵩自謂關伊家族者故摘其疏中建帝二字以觸上怒而必殺之觀其後對人曰希顏止望拏問不過充軍即論死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姦即時殺了此言之出肺肝可照矣王直背國勾敵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無算而胡總督乃以招納為功嚴氏父子主之欲以投降

宥死衆頗惑予謂之曰寧使胡宗憲失信不可使朝廷失典刑尚書鄭公見與予同卒擬謀叛律梟示海上王直徽人據胡總督私史已稱王海曲矣此中厚有所許故彼有所恃而來實非投降也聞斬王直時衆推荆川發言王直出不孫語刑不可不盡心如近日餘姚翁公最號老法家其恤刑録為人所傳誦而晩猶以失決一獄追論削秩況餘人乎予見人多以留心案牘為俗吏專以文墨詩酒為風雅往往法律都不細觀鞫問又不

耐煩正不知如錢若水密訪女奴卒置同州富民於不死前輩用心乃如此正是古人為學實用處於此無所用心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可謂之風雅乎在外有司招案尤不堪着目姑舉二事有三人盜採人桑趙甲因拒捕鎗戳失主身死律當坐斬錢乙鎗戳出救人孫丙傷右臂右肋亦引竊盜臨時拒捕傷人之律予謂律云臨時拒捕臨時二字正有深意蓋正竊時為事主所覺乃不棄財逃走而護贓格鬬非強而何所以坐斬若已

離盜所因追趕而拒捕者即非臨時矣今孫丙以鄰人聽知喧嚷出來救護則非捕盜也錢乙因怪伊出救而行兇則非拒捕也已離桑地追趕在孫丙門首則非臨時也只合以兇器傷人引例充軍後此人卒得減死又一事詐為文書者按律必套畫押字盜用印信而後是印押二者又以印為重故有例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俱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照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適嘉興兖州俱

有此事嘉守見予批詳極口稱服兖守因予弔驗乃回稱廵撫已詳允遂與予有隙人之不同如此

方麓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魏高儼

方麓集卷七

明 王樵 撰

記

遊西山記

予官京師前後十年西山凡四至一自大同出使回經華嚴寺上翠華巖憩七真洞題詩云似我華陽洞何時住七真問僧僧不語為拂石牀塵洞深廣可二三丈中

有石牀東有耶律楚材詩鍥於石緣厓上數折又有呂公洞人跡罕到洞中隱隱若風雨聲葢暗有流泉過也出登玉泉山坐望湖亭見羣山環繞惟此山如游龍首脊穹窿勢若將飲於湖中者諸泉或從石罅側出或從平地仰出仰出者尤竒噴如貫珠及水面而止流而為渠止而為湖皆清澈見底水中怪石錯落翠藻如帶時時與淪漪相舞因行役有程遂去一因上陵取道西山宿甕山圓靜寺此往天壽山之別道也無車馬交雜無

塵囂聒擾良自得以為比之昌平旅泊清如登僊也寺甚幽僻出寺閒步入一寺兩僧對弈不起旁有泉出於地倚長松看其觱沸久之乃去一同姜廷善内翰騎驢從一僕一隷會西直門並驢且行且話遇佳處即下相與眺覽大抵西直門外多中貴人别業園亭之勝一人一意競極新巧春時休暇大閹鼓吹導騎各適所珍為戲樂不絶於路各有守者亦不禁人游翫予輩但至三四處覽大都而已不能徧也是日至功德寺午飯寺據

湖山之勝弘敞壯麗宣廟數游幸焉自燬於火今存者僧舍數楹與周垣舊殿趾可認而已臨湖有三臺尚在湖上長堤十里平疇盈望皆依江南種稻法引水溉灌歲收充御廪非私家可擅也跨驢度壟楊流水石橋遥見有人指點憑欄姜凡笑謂予曰此胡正甫鄒繼甫也至則内翰王君者亦在焉遂同游香山寺坐來青軒晚同宿碧雲寺薄暮給諫胡君應嘉亦至焉諸君相與極論數目予若欲有以發予之言者而予不能參一辭遂

各就室寢予與姜兄同榻王内翰同一室復論詩至夜分姜兄曰可不語矣予猶不成寐但恐妨人不敢輾轉一僕卧牀頭咳不止欲出語禁之復已無何聞山下鈴聲絡繹與清寐相雜知馱煤者過矣遂獨起步庭中得句云青山在屋上此雖舊語而實切時景但未有對蚤與五君同游卧佛寺有别院對廻廊脩門鎖花木前山未須往欲留佳處宿之句鄒胡二君欲先歸予遂與同歸而興猶未盡越月再與進士趙君訥同行出西郊得

句云出門不問途但隨流水去流水自西山水盡行當
住馬上舉似趙君趙君以為佳葢西山泉流導入大内
為太液池御溝過金水橋又東出入御河自山至都城
水門凡三十里節節有佳境予詩云年年緑樹摇春風
一道清溪掩映中幽賞供人三十里潺湲又出鳳城東
又云名園古刹貴家村往往清溪恰在門皆寫實也凡
游西山者先經玉泉諸勝而後至平坡寺平坡寺即圓
通寺最遠獨在諸山外絶磴凌蒼靄禪宫在翠微間是

日與趙君沿溪行不覺失道乃先至平坡寺晚宿碧雲寺月正當庭二人對酌月下因足成前句云一宿招提境琴尊此日同青山在屋上明月可庭中户牖流泉過池亭曲檻通高人逢不偶清賞意無窮又成游香山寺詩云曉色開層閣春天淨翠屏檻憑千樹綠門挹四山青遠寺分林見流泉夾路聽禪房人不到花竹晝冥冥香山樓閣崇敞來青軒在山之半四山環拱遠寺各占一林參差隱見此其遠景也近則憑欄俯眺而千樹青

紅盡在屐舃之下荼罷各出散步任意所之前時胡鄒二君獨入禪房花木深處登禪牀趺坐背相倚而歌予為之賦皆寫實也予望湖亭詩有孤村數家隱樹清流一曲抱山之句可為當時畫景時已四月至此始聞鶯馬上誦拿蘇州聽鶯曲故又曰四月城中未有林端黄鳥關關者此也西山諸寺多出巨閹所造費皆累萬計覩其所出則其所入必幾倍於此而始肯斥其餘以為媚佛之用彼安所取之乃知國家帑藏生民膏血有上

不在官下不在民為此輩所白乾消沒者恒居八九也
萬歷乙亥予赴尚寶之命再至京師時在冬月城壕枯
涸河底成蹊怪而問之土人則曰西山泉流比年微細
不足充灌予欲問之司空而未暇也諸山皆有泉在碧
雲寺者出高崖下渟而為池斲石為兩螭首高下相吐
納灌輸支引入花木間所謂截澆竹裏花分映巖前月
者也予詩又引入諸庭户前循除流淲淲不絕淪者漑者
飲者隨在斟取不煩遠汲又前會為大池石梁跨其上

金魚大者尺許投餅餌呴之大小盡浮喁喁不畏人寺四面皆絶澗聞其年敵入鄉民收保於此趙君名訥汾州孝義人已未進士志行高潔恬於進取仕至保寧守即謝去其詩文有陽谿集其贈予詩曰吾愛王子猷相逢意氣投時因在公暇追賞共林丘乃道西山事也

海岱記

予年十三四時從先君官東萊嘗一至海上泰山雖未登道中先君每指示之初不甚了了及過魯境東方空

曠遠愈分明後讀杜詩乃知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爲簡而盡也嘉靖庚申待罪按察又得奉遺軌尋舊游至以六月諸僚間相邀泛舟大明湖芙蕖盛開舟行翠蓋間自謂身在水僊之國渚沚間時有村落忘在城市一日遂放舟出水門至華不注山而止城北古木蒼然清溪印月一時幽興言不能狀竊謂錢唐西湖不足以過也華不注爲歷下主山諸山環伏此獨孤秀山以遠而妍此山純石不樹而黛色可挹遠近皆妍趵突泉今爲午

道數因送客至焉喬白巖嘗因游此而起尋源王屋之興蓋王屋山至高而險沇水發源其頂入太乙池而伏九十里復見為東西兩源所謂東流為泲者也俗傳泲源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於三四月間蓋春夏之交泉脉騰沸而泲尤勁疾物隨沸而上故餘時即否無他神異也再出為趵突泉曾子固謂嘗有棄糠於黒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正與泲源事同然子固謂岱北齊東南諸谷之水匯於黒水柏厓之灣至於渴馬厓下洎然

而止潛流地中北至歷城之西復出為趵突泉而不明言其為泲水然歷下發地皆泉實皆泲所過也豬為大明湖注為濼水分為大小清河皆泲水也唐李賢謂泲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於海然則人稱絕於王莽時非真絕也山東苦溝洫之政不修儲泄無法故旱潦無備可耕之處往往棄為蒿萊歲一不登民輙流移須朝廷加意責成監司守令有以為之處而後可東三府差勝於西三府然總不如河南也山東人人習

武雖五尺童子亦能射有能修太公管仲之政他日未必不如李抱真雄視諸方也臨清南北襟喉山東廵撫宜建臺於此以鎮之北敵嘗窺覘宜有以伐其謀至賑饑之法須徧入村落沿門喚集給票注簿示有期日使按期而來不併聚一日然後依次給散則里老吏胥不得作弊而窮民得沾實惠庚申年山東饑廵撫奏准發粟賑貸予以此法行之又設粥於寧陽親往監視同僚多謂其過予謂朱晦翁在浙東單車却導從窮檐之下

無不到故民隱無不知今猶患不能如此豈過耶景
王之國道出山東舟大小千艘用夫二萬餘用七道民
壯皇筏夫沿河接遞夫猶不足量派裏縣鄉夫于慮其
擾則命鄉夫且緩派憶昔為行人出使見夫役有一程
接代不至便曉曉有言及與顧錢則連行數程不稱困
乏因知沿河顧募便可取足白于巡撫請盡罷鄉夫巡
撫初未以為然及聞前路鄉夫被王舟人逼索剥奪有
投水溺死者縊者逃者蓋鄉夫頗有衣裝又惷懦故舟

人得肆虐乃如子前議彼沿河人皆積猾衣縷蓋形不足腰裹三升煤炒錢十數文舟人無所索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一用雇募費省而人便半月而出境有司可委托者多為同僚所占不欲與之爭剩下典史驛丞素署下考者子因呼而用之至則激之曰汝等自新之機在今日皆叩首願自効蓋王府人役非此輩不能與之言有以塞之使之安靖而過民不受擾足矣臨清知州為王府人圍逼至欲自戕王舟夜過其閘束燎

不續致問巡撫巡按安在孟知縣至於被鎖此可見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創自元人而成於我朝二百餘年歲漕四百萬石按期而至南北三千餘里官私一航閱月可達物貨相輸有無相濟故漕河國家之津脉有不通當求所以通之之策若欲舍此而他求縱曰可濟猶非至計況必不可成如近日膠萊之議乎凡為漕河之患者有二曰泉流之微也曰黃河之決也泉流之微起於泉政之廢

向也凡條泉源所在疏導以時沿河水櫃閘堰儲泄有法尺寸之水盡為漕用故以一汶之流濟千里之運而未嘗不足後七十二泉聞多堙塞儲泄之法悉不如前此可諉曰問諸水濱哉至於黃河決而南北皆有害決而南則徐沛淮揚受其衝而祖陵尤可虞此莫大之患而人猶狃目前之安卒無善後之策決而北方憂其害漕而又憂至於廢漕曰廢漕者繆說也余闕固云人言黃河北恐會通之漕廢吾謂黃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

何則漕以汶而不資於河也此言可謂盡之然河勢若北而衝入會通則閘座皆廢幸而通流則舟行閘面一日數程暫若快意不幸而横決有決有塞至於斷流舟楫不通而水櫃閘堰素費工力者皆為所壞修復甚難此則害漕為勢所不免故人言引黄河以濟漕如調狼兵以殺賊誠切喻也然河固不可引以濟漕河未嘗不可導之使北何也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血脉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併行河奪淮之道至於

泛濫猶人身血脉經絡此豈可謂天地之常也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下流少緩上流必淤是以海口積成大沙以河淮併行淮道隘小去不迅疾之故也今海口之沙不可去上流縱築隄防約攔水勢安能永久無事欲永久無事惟有縱之使北而已或曰河淮併行幾年於兹矣非不欲使之北不可北也吾謂不然所謂不可北者若謂利害有不可則吾前既言之害漕之害孰與祖陵之重智者尚當權其重輕況河雖北而

漕可無害尚有策乎若謂河性不可使北則尤不通於理不達於河勢矣漢時河有徙決止在北方去禹故道未嘗相遠漢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親臨決河公卿負薪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無水災平帝時大司空掾王横言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徙完平處使經西山足東北入海是前代定論固惟以復禹舊迹使東北入海為是矣後

世不能如武帝遠見決意瓠子之塞所以多河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後世失其道而南豈河不可使北哉或言禹九河故道在今滄瀛景德之境密邇神京奈何引河患使近哉吾謂兩京俱為根本重地以祖陵言則南之害迫而難緩議以地勢言則北之害猶賒而可預圖況太行西繞黃河又來朝拱京東鈐鑰益固豈不有助於神京之壯反謂延患使近哉夫黃河治則不難於修復漕河漕河復則不必復言海運今膠河之議

雖罷海運之險尚未有極言其不便而止其議者丘文莊公海外人故專言海運之利彼所計損失之少者嵗到之米數而不知海中漂溺之事無日不有太倉但責嵗到之數無虧而不問其他有司須有損失之虞安能無倍蠃之輸而舟卒民力元人視為痛痒不知者安嘗一一報之官而書之史乎以近日徐沛間黄水泛漲之時猶有漂失乃改冬底起運以避此而况海中乎長運之軍嵗無休息復驅之海情將不堪勢又及民兵民俱

困矣借曰募其願者寧有幾耶故閘河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行閘河惟通故南北貨物交輸官私船隻絡繹兩岸人民輳集兩京津脉相通所以為國家全盛氣象若行海運則閘河必以無用而廢閘河以無用而廢則南北貨物官私舟船寧能如前日之通行乎兩岸人民必以無業而去寧復如前日之輳集乎自此浸成蕭條豈國家全盛之氣象乎或又言兼行海運非欲廢漕河也漕河或有遲阻此不至而彼至且因以習知海道不

亦可予此又計之左者也聞太倉已有數年之儲漕河或有遲阻自有轉般之法可行何事而兼行海運幸冀於此不至而彼至乎況自經倭亂以來人心日壞盜賊之變在陸地猶難盡防海中之事尤不可預料吾恐自此生事而習知海道之人欲為寇備而先以啓寇元人之鑿固未遠也膠萊河者源出高密縣南自膠州分流北至萊州府海倉入海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自淮入海風帆一日夜抵膠入膠河至海倉入海風帆二日夜

抵天津通計海洋之中不過六百里耳元人疏濬欲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以末運兵梗而止入我朝士大夫以海運有風波之虞漕河或有意外之阻多言可開此以為餽運別道而朝廷未曾試其利害萬歷中用尚書劉公應節之言試而難成乃罷自是膠萊之議息矣因記於此諺謂此河為銅帮鐵底難於開濬又難於通津舊議所以為通津之策者有二一曰兩頭海潮一曰中路泉灤今勘河高而海下勢本難通又南潮止及陳村

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遇風迅潮疾或至朱鋪亭口不可為常且潮水倏忽長落運舟寧無守候躭延況潮之所及有限乎此通潮不足恃也泉濼之説初謂沿海郡縣凡流泉湖濼皆可如漕河引泉之法以時疏之賴以為膠河之濟一曰沽河源出黄縣一曰張魯河源出高密鐵橛山衆水所聚名曰都泊即公孫弘牧豕處周百餘里中隱二三十泉可濟分水嶺之艱一曰濰河水勢極大冬夏常流亦名淮河

諺曰膠翁淮母無媒不偶此三者實膠萊河之命脉也今勘前項河濼最下之地為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此引河不足恃也乘潮引河皆無足恃又況瀕海之地上多積沙下多硐石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畚鍤所及沙必隨之而出土可蕩盡沙則下沉非挑除所能絶亦非堰閘所能障也至於硐石入謂錐不能入此又難於挖

沙矣庚申冬與叅政林君登泰山初十餘里皆高岡至回馬嶺始峻拔車馬不可上坐板輿用伏機可轉數人扛之二人挽之前者見後人頂後者見前人履底兩坐者常平計三百四十一盤四千三百七十四磴初望高峯剌天有白雲縹緲其間以為絶頂及到天關又在踝下下瞰神悚至頂尚十里也時當雪後初晴千山之巔猶白下視一氣混茫上下一色恍如身坐水晶宮因詠南軒張先生之詩曰人立千峯秋色裏月生滄海暮

雲邊噫大哉游乎日觀峰五夜見日出唐人言交州望南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天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人以平地見日出而疑日觀之事正猶未到交州者不見南極下星爾林君問于孟子小天下之說予曰泰山特起東方青徐兖豫適旋其趾人目力有窮使有神人立此俯眺八荒則恒華嵩霍直相拱揖爾太行如几河江如帶皆歷歷在指顧間林君笑而不語又問天下之山無高於

五嶽者乎予曰以泰山觀之陟而始知其高入而始知其深奇峰峭壁乃隱乎迴巖複岫之中其勢之來者遠而鬱盤者厚是以爲諸山長雄臣僕後先而子孫環擁匪直以其高也意五嶽皆然不然五嶽之外有他山尊者矣予因又論古者山川之祀壇而不屋今乃人其形宇其地又元君縱是儇靈不知於泰山何與使嶽神反若失位皆不合祀典所當釐正秦漢之君以不遇風雨得上封成禮爲天之殊貺而今齊民雜揉褻瀆已甚亦

所當禁欲行而未暇也自至山東欲恭謁闕里而非職事所經不得特至明年春始得至焉當别為記尋以謝病歸不復補兹為闕事云

檇李記

嘉靖辛酉予自山東謝病歸凡十有三載萬歴甲戌再有浙西之命浙江久不設廵撫自有倭寇始復設而温台寧紹杭嘉邊海之郡各設兵備杭嘉湖兵備駐檇李条將駐海塩備倭把總駐乍浦至汛期把總出哨羊山

海洋則兵備參將並駐乍浦陸兵一營兵備標下中軍官領之水兵船百五十艘分為三枝各設水兵把總一員統之一泊澉浦黃道廟謂之上關一泊海鹽白塔港謂之中關一泊乍浦西海口謂之下關大小汛期輪撥兵船遠出羊山許山與浙東臨定直隸吳淞兵船會哨澉浦在海鹽之西宋元時通番舶之處城周九里有餘軍民雜居不及三之一人少不足以實城春汛時巡撫發標兵一枝以協守且備東西應援秦駐山距澉浦海

鹽各十八里與浙東臨觀相對白塔山大步山左右環拱㠀內宛轉可避風濤海鹽居中兩浦為左右翼乃檇李之屏蔽也乍浦屬平湖元時番舶萃此洪武初建城設守但孤城懸築平沙之上湯山臨城敵若據之得窺虛實城廣如𤅩浦軍不滿千泒運糧餉又遠糧户不運本色西海口舊天妃宫閘浦置閘汛畢收泊戰船於此自倭亂平三關改為四哨白塔港為一哨兵船九艘哨官一人領之乍浦為一哨兵船八艘叅將中軍把總領

之許山為第二層門戶立為一哨用蒼船二艘沙船小哨船叭喇唬船共十六艘水兵把總一員領之以羊山為第一層門戶立為一哨用船如許山之數以備倭把總親督領之欲錢唐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三關有備先防大海之羊許但羊山去許山一潮許山去乍浦一潮緩急難相應援且蒼船二艘兵夫僅六十二人沙船四艘兵夫僅百人小哨等船兵夫共百九十人以孤䑸守此恐瞭望不及備禦不敷倘海賊有不由羊山徑

入內洋者則首尾不相顧矣隆慶元年有胡參將者汛夜廵城忽見外洋大船無數此時守羊許者固不知也倭船入寇必至下八山分䑸若東北風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廣若東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以犯蘇松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兩羊山正浙直交界之處兩處兵船會哨於此倭奴因糧於我每人止帶淡水數舫乾糧數升若絕其汲道堅壁清野使無所掠其計自窮矣海東之國

日本為大五畿七道固彼侈言然漢史固已云百餘國矣豈古分而後併與然雖聞有王亦不能統一其衆貢者其名市者其實寇則無常視吾有間無間耳亦多吾人誘之無接濟不來也嘉興水兵叭喇唬船一十四艘民壯兵二百餘名於嘉興裏河一帶廵緝鹽盜汛期調發西海口白塔港以備過擊之用汛畢掣回仍舊廵緝鹽盜杭嘉湖三郡河港四通鹽盜不時出沒前船徒有廵緝之名多分散各處虛應故事一遇賊勢重大便稱

衆寡難敵子至則不許分散督令合腙定與信地其日起其止其兵分一正一奇出哨還日面詢有無盜賊曾否擒獲皆不能隱自此屢有擒獲乃知盜賊是惟不緝緝則無日不有緝惟不嚴嚴則何盜不靖閭閻被劫止因保伍不嚴保伍若嚴盜無着跡之處彼欲劫一家謀非一旦探聽跐踏潛伏脫退皆有處所此有可入故彼能來既不能察之於先及盜已入門而四隣不知知亦不救使盜得以肆劫而去進退無虞若使一家有事比

家聲鑼衆巷皆應之比門壯丁執械而俟盜敢近乎于在檇李申嚴此令境内頗靖與廵撫論兵事曰自到任以來據各將領收補到新兵驗多係四外去來無定之徒有司地隣既不稽察縱使膂力中程武藝出色猶恐將來未必得其實用况多具數徒滋坐食夫兵非練土著不可人孰不知而不敢執者以臨敵未必可用也竊以爲當以漸爲之必其來歷可知蹤跡可保者始入選則不必拘於土著而土著可以漸復此非稍屬之有司

不可也兵既漸歸於土著而又使訓練有方選鋒可用則漸可使自食其力而兵餉可減民力可寬矣巡撫雖從予之言而不能推行予之意但以收兵屬之海防同知仍應故事爾錢唐江鳴潮楊子江暗潮欽廉日止一潮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乃隨長短星不應月桂林聖水巖子時潮上午時潮落大抵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猶血循脉以流貫也時刻不爽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

不同即春洪夏弦之道也日止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蹻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不同也沿海衛所專為備倭例不運糧浙西之海寧即浙東之臨觀諸衛自指揮莊端謀領杭州衛運船四十八艘彼時猶承平無事嘉靖三十二年倭船四十二艘突犯海鹽龍王塘攻城幾破廵撫乃查復舊制至隆慶二年腹裏湖州所復扳與本衛一十二艘近日指揮姚磐以為言廵按蕭公一時未察未及正也浙東人習於潮性水勢

他處人下海即吐浪眩暈故雖吳地亦募彼處之人且南人懦弱彼獨勇悍故南自閩廣北及薊鎮皆募焉然人一為兵則身不可復還於農而聚者不可復散他日未必不為隱憂以兵而為賊其衆不待招而聚其技不假教而精閩薊鎮南兵非能衝鋒禦敵也衝鋒禦敵仍須北兵則南兵何藉而富厚加之獨無蓄不平之憾者乎各處水陸要害之處設敵臺所費不貲誠以事關防守而事寧之後上下全不經心多就廢壞于嘗理會及

之尋以遷官不及竟也海鹽一帶海塘外以捍海潮之入循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禦海寇之登犯塘以裏皆良田富室煙火相望所恃以為外護者一塘而已石塘縷砌縷砌者用石方尺餘長八尺或六尺縱而磊之取海潮衝撼不動內厚築黃土以襯之高與之齊厚必五倍之若少工力石可衝撼潮必內侵石塘有罅土塘必壞土塘內潰石塘不能獨存予與叅將閱操因諭衆曰夫戰勇氣也勇怯在人所禀此豈可以操演而得操演所

以演習紀律紀律所以為戰用也今日之操便須作真戰用如李廣夜遇虎不知是石射之一發没羽習成此等心力乃不枉却試言今日布營走陣之時猝有寇至能不動乎不亂乎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故操演務在得其所以不亂而不在乎區區技擊之間旗鼓行陣所以操其耳目方員合散所以操其步武刀矢鎗法所以操其巧力用志不分所以操其心膽古人操其外所以操其内今人不知操其内其所以操其外者又未必如

法衆請言不如法之事予因言適來鎗手牌手各上臺演託一套何處見得能否須鎗牌相角始見勝負在鎗手以能中為勝在牌手以鎗不能中為善又如射古人云必志於彀又曰省括於度故人初習射去勢直者謂之箭苗今汝輩高大其垜短其弓步箭勢多高矗反下戲撞之數何以望穿楊貫蝨之技乎衆皆服曰善富陽以東山凡三折形如之字江流隨之故名浙江蜀峽以幽此以麗其山水之清絶則一也陸至富陽循江瀕山

趾道旁時有村落竹籬茅舍亦自不俗西興裏河用小舟可以盤壩兩岸青山不絶山下平疇遠村時隱時見炊煙與嵐光相接人家夜户不閉舟中簾捲兩面相對忘倦越中山水之佳不可名狀南充王憲副續之嘗曰山形止越山有動意縉雲僊都亦奇境也峰巒秀絶溪澗清駛人家堰石子截湍流以作水碓自舂水磨自轉甚巧一峰拔起於地高可百仞人云頂上有石池夏月嘗有蓮華吹墮云同遊者邑人潘衆樊君獻科憲副鄭

君文茂浙中無隙土但田少爾然利源儘多可不資於
外

符臺記

萬歴乙亥四月自浙西召為尚寶少卿以八月至陛見
伏睹天表甚晬語音清亮奏事皆親答且聞於講筵頻
有所問具見睿性闓發謂宜因而導以講學勤政之實
學不在章句如程叔子為說書乃今日講官模範勤政
未論其遠只如我孝宗皇帝日召大臣於便殿商議政

事或於朝退或不時召見凡大政事大黜陟刑賞與各處奏報地方重大事情令所司逐一面陳作何處分於是內閣擬旨皆君臣面定使上益明習於天下之事今經筵衍訓一章日講摘說一段止在文義口吻之間畧無感動開發之實恐不足以輔成聖學而常朝奏事日限數起答以一語儼然而退君臣之間情意不接竊謂古人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令其在外親政治近正人之時多而退居深宮之時少則逸豫無自而生今

內閣調旨六部擬議上處已受成固可以無誤然非所以習上於憂勤而經練於世事也周官有典瑞今尚寶之職也周官宮正宮伯掌宮中之環衛直宿為之名籍比其在否今每日查點守衛官上自勲臣皆赴司押字凡直宿侍衛有違悮者本司得糾奏猶周人之意也定額卿少卿各一員丞三員洪熙元年以蹇義子蹇荃為尚寶司丞大臣廕子為丞自荃始宣德五年以夏原吉子瑄為尚寶丞食俸不管事正統元年瑄陳乞管事陳

乞管事自瑄始然則祖宗以來恩廕增設止於爲丞猶不管事後雖管事計其升擢必有所限嘉靖中嚴世蕃乃升至侍郎掌司事後徐璠升至太常卿不掌司印璠弟琨以少卿九年考滿加四品服俸不掌印時掌印者予也司中故事漫記一二永樂十九年都督蘇火耳灰被召不解刀爲本司少卿張偉所劾奉聖旨當初長孫無忌是唐太宗舅宣他誤帶刀上殿也罪了他我使他出去罷又永樂十六年旗手衛指揮上直不到經歷開

稱患病本司劾奏奉旨把那經歷收下錦衣衛着太醫
去看那兩箇病的指揮委實病饒他說謊剮了守衛之
嚴如此御寶舊置者十有七曰奉天之寶郊祀用之曰
皇帝之寶詔赦用之曰皇帝行寶冊封賜勞用之曰皇
帝信寶詔親王大臣發兵用之曰天子之寶祀山川鬼
神用之曰天子行寶封外國及賜勞用之曰天子信寶
詔外國發兵用之曰制誥之寶制誥用之曰勅命之寶
凡勅末云故諭者用之曰廣運之寶凡勅末云故勅及

黄選勘籍用之曰御前之寶御前雜事封識用之曰皇帝尊親之寶冊上尊號用之曰皇帝親親之寶賜親藩書用之曰敬天勤民之寶勑諭來朝官用之曰表章經史之璽曰欽文之璽其曰丹符出驗四方者則鈐勑封者也太祖高皇帝御製尚寶司官誥曰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僞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誥今勒石朝房諸衙門事必商之於内閣其來雖久然使九卿能守正執議内閣

亦無如之何如吏部陞官內閣欲有所私而吏部不肯弘治以來此風猶存高新鄭欲快已意以內閣掌吏部事者至於數年大略快恩讐及為門生狎客開騙局者甚多也萬歷丙子其月御史劉臺疏劾大學士張居正罪狀一謂傾謀逐去高拱一謂私許成國公朱希忠身後卹典一謂援引張四維入閣張瀚入吏部一謂創為隨事考成之法欲以總攬威權及因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借回道考察之例謫調南京一謂遼王獲罪遷發

居正有力一謂居正諸子寅緣科第一謂湖廣鄉里親戚及官於湖廣但為居正所私厚者無不拔置要路一謂排抑言官一謂於原籍大起私第騷動一方一謂黃州生員之事以私意擬旨重處一謂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疏上居正上章自辯且求退有旨慰留而劉御史罷為民後張竟事敗有劉疏之所不盡者一朝發露無餘盖自慰留之後心膽益大至聞父喪不肯丁憂其心死已久矣安得不傾覆哉

内閣無公座惟東西兩凳相對尚寶司獨設公座亦東西相向到任之日守衛官庭叅皆坐受朝退侯伯赴司畫字送迎止簷下仍候本司官入閾乃退尚寶司之西近城角者為六科廊相傳六科舊亦在内不知何時移出於外今六科署事之處乃直房也亦無公座震澤長語謂李文達自吏部入内閣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阻之謂禁中無南面正不知文淵閣乃大學士辦事之所非翰林内署之名翰林院已設有諸學士公座故内直

無之不但以禁中無南面而已假令國初設内閣時便定為内署許設公座亦止當如尚寳司東西相向無南面之理李文達固一時不考而彭文憲亦不及此何耶南京魏國公家以太祖嘗幸其第至今中門不開中堂不坐豈論事久近哉

蔭河記

金壇之浸洮湖為大環湖而居者五葉為大五葉舊名墮庚以星隕得名去湖心大涪山約十里許元至正間

遺碑猶在今尋隳庾故趾已淪湖中而自五葉望大涪則遠幾二十里矣葢由湖水衝激侵蝕而然湖在金壇之南袤百餘里又名長蕩湖與宜興溧陽分界上流則方茅諸山之水近則白龍錢資諸蕩由大浦方洛下湯燕瀆湖頭諸港以入焉所入既廣而由宜興入太湖所從泄又太迂緩故瀕湖多湖侵之患舟遇風浪多覆溺之患冬月又涸不可舟而有事於縣邑者又無他水道可達由陸則官私輸將之遠負戴之勞無如五葉者民

之病此久矣萬歷庚辰議濬蔭河一道取外可以避險內可以通舟以其土厚築陂防栽植蘆栁又可以杜湖侵之患於時人心尚未協會農事興中作而罷至邑侯東陽許公下車首問地方利病具知前狀旬日間一再臨其地親行相度又設募夫法人甚稱便乃分地賦功集一方之力而人不知自方洛港至湖頭港五十餘里踰月而工成父老以此役非許侯不成又慮久而脩濬不時或至於廢必分地而任其事河有堙塞則疏之蘆

柳有踈薄陂防有缺壞之處則修之禁其不時採伐者
勒石立之道旁庶可以垂久遠而請予為記予惟古者
川有䟽導澤有陂障田有溝洫皆掌在有司以為民政
所急而不敢少慢至於兩漢猶知以河渠為重若召信
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
其利蓄積有餘載在循吏傳以為稱首而後之君子罕
復究心焉或行之而不善如妨奪農時起役不均賦功
無法以一方而騷動一縣或輕信偏聽興難成之工或

利於此而害於彼則未為民利而先為民病如近年之興水利其得失蓋難掩於人口也許侯於動衆之事必酌於人言合於衆願然後為之故動而有成成而為利如此昔夫子之論政以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則勞而不怨以此為五美之二豈非從政者之法程與予故因父老之請而詳為著之許侯名弘綱萬歷庚辰進士先任績溪以賢能改任金壇先後五載入覲首膺卓異之典還治未幾即内召既行

而王生尚廉雅好義實來為介以許侯之德尤不可忘

贊予為記云

遊茅山記

易曰地勢坤高下相因地勢則然但人不覺耳由平地而有丘陵由丘陵而有山嶽人在平地望遠山其高下相較若不相遠至登最高峯則向之所見皆出其下有若培塿者金壇在茅山之東盡處由縣西門出可三十里始有陂陁由此至茅山四十里皆長岡起伏不斷漸

進漸高茅山乃從石上起峯爾山勢行而不止大勢為金陵拱護萬歷癸未四月與吳郡繆仲淳約同遊仲淳與予仲子肯堂先一日往至所謂良常山者俗傳秦始皇所臨幸處山不高亦無甚奇絶疑非古之所謂良常也次日與仲淳登第一峰絶巔俗名大茅峰恰憤山俗名了髻山正與第一峰正面相對方山宛如几案訪所謂龍池者在真君殿側方廣僅數尺水且涸矣疑宋時禱雨求龍處不在此也東口戴家山有泉一道出自第

一峰下至石子澗奇石巉巖水行石間春夏有雨時水勢尤盛景韻尤奇雖近在道旁而人不識也山下富人引水作碓磨又因以溉田予與仲淳入孔氏別業觀水磨甚鉅挽非數人之力不能動乃知水勢盛時磨自轉水力之勁有如此也又泉一道自元符宮下流經華陽洞名曰洞泉西流至曲林館過崇禧宮側由西風橋下入赤山湖又泉一道出第一峰後半山天心庵至關王廟下流經曲林館入赤山湖而有泉仰出於平地者尤

奇究似歷下珍珠泉俗所名喜客泉者也凡茅山有泉而人不知導引故多堙塞所謂華陽洞者陶隱居云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回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時咸陽三茅君得道來居於此然則所謂洞天者豈可以塵寰幻迹求哉陶君所謂拓寓地空亘淙水脉闢闈風岫通氣雲巘意非僊靈孰能到而今人稱洞有二一在崇壽觀後一在元符宫東皆無異會稽禹穴人又稱洞口有石擀塞愈入

愈寬予皆未及試也洞上樹生石罅有似純石無土洞泉至五雲觀前匯為方池池側有連理木上合下開至紫陽觀訪道人左熙熙本山西人商遊江左家遭地震之變無家可歸遂學道入茅山紫陽觀閉關不出者數年近復結一小庵於舊廬之旁晝夜危坐一龕有終焉之志云按茅山志云秦始皇登句曲山北垂嘆曰巡狩之樂莫過山海自今以往良為常矣羣臣皆曰良為常矣因名山曰良常山據此則良常此句曲也今所謂良

常者去茅峰十里又甚小乃俗傳誤爾

姜氏義學記

義田義學其事相因猶古者有井田必有學校而自王公以下至於士庶人又莫不有宗法以收族是以人心有所維繫而教養之法得以行焉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

豈有不固今公卿崛起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諸所有身後遂族散其家不傳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二先生之言可謂深切夫有宗法則無私財無私財則安有義田之名義田蓋起於宗法之廢而欲通其有無以統理族人則猶有古之遺意也古者閭黨猶相收恤況族人乎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古人之於民出作入息必有

教況其家之子弟乎宫保大宗伯鳳阿姜公能以宗法統理族人又置義田以贍不足設義學以教之疏請於朝特蒙俞允則程子所謂宗法朝廷所不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者公可謂能行之矣辱不鄙以義學見屬為記公凡事以身為教族人所素信而從奚待於不佞之言雖然若因公之倡家家有同公之志者則張子所謂於朝廷大有所益者未必不於今親見之也敬以是應公之命為義學記

南京大理寺題名記

刑官在虞曰士孔安國曰理官也在周曰司寇而其屬仍為士晉文公使李離為理理猶士也秦始置廷尉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哀帝復為大理後漢晉宋復為廷尉隋唐復為大理名雖數更所掌則一自三省九寺並設有刑部而又有大理刑事所主頗不一至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建官六卿分職又設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通為九卿各舉其職毋得相壓載于祖訓刑

部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司周垣象天之貫索曰貫城在京師者於宣武門之西在南京者於太平門之北凡刑名之事必歸法司他司無得干預而大理專主審覆兩法司之事情法未合罪囚稱寃駁至再三必歸于平允而後已則尤我聖祖慎重刑獄之深意也其勑法司欲其以身心法天道獄清而無事心静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印鍾山之蒼翠雖飛巢顛而走窩下亦莫潛毫釐其以為刑官察見隱情之譬也為訓至矣故事列官

題名於石而虚其左方自洪武以來凡若干人豐城楊公嘗有記萬歷癸巳前任卿烏程沈公之後左方已滿議再立石不佞適承乏嗣事宜識歲月以俟將來乃本楊公之意而為之申言曰河東薛先生文清公本朝理學名臣之冠其立朝本末具載國史而其為大理也知有法而不知有權勢知為天下持平而不知有身之禍福此其所由來者深矣執法殆不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嘗以敬名軒竊窺先生之所以造道成德與所以施之

蒞官及物者皆有得於此先生之學有得於敬在理學諸公之言可徵其體驗之言則具在讀書録中書曰式敬爾由獄又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此又非先生之所以為法官而能心乎臯陶之心者乎聞之先儒曰心在焉謂之敬凡事皆然而於刑尤重故曰君子必盡心焉盡心者非止於不失有罪也惟刑之恤求其生而不得刑期於無刑如是而後盡也此臯陶之心也先生以景泰初嘗任南寺寺丞莆田黄公鞏嘗大書敬軒二字榜

於廳事以寓仰止之意樵謹再立於寺之後堂樵於二
先生無能為役竊謂黄公之榜詒我實多朝夕瞻對服
膺勿失庶於聖訓身心法天獄清無事應象貫索之意
為無負云敬以質之右丞嘉禾朱公朱公是之遂為之
記

敬軒記

薛文清公嘗任大理故寺之後堂及官舍皆有敬軒
之榜說具予題名記中予以萬歷壬辰十二月自光禄

徒官進而涖事退而燕居皆與敬軒相對嗚呼於斯而不有所進則有負於此來職思其居學之大者即日用應接學不學之人所趨異焉有其事雖小而心在焉則中理心不在焉則差繆隨之察理精者慮事審况其大者乎甚矣學之為急也學者存心致知而已存心致知之道敬而已義理人心之固有茍得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宫而變其學者之耳目者於此不為無助也詎不信夫又於蒼龍之方建坊以表俊造之升進者坊本諸臺

為姜公建姜公謙不以自居而公諸學通列前後諸名流於上辱學諭朱君以書來見屬為記葢以樵在鄰壤為能知其國故而有以示諸後也顧不佞豈足以承之既辭不獲乃拜手而為之言曰昔魯侯作宮泮水有頌今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凡所興建皆奉宣德意無非天子之功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古者文武一道使民興賢教民即戎皆出於學故受成獻馘莫不

在學今天子克明其德出魯侯萬萬雲陽之士被豈弟作人之功無愧樸棫之詩所詠又豈魯之多士所能望其髣髴將來輔佐休烈允文允武恵此中夏伸威漠北獻馘獻囚必由學出其時有思樂泮水而作頌者必以兹舉為兆以吾言為徴是奚可以無紀也朱君名邦喜大器當遠到董是役者為楊丞名某學事非有司不成例亦得書萬歴十九年夏四月十一日記

閫外城記

萬歷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內外守備叅贊部臣閱外城予以攝工部事出太平門尚書徐公以攝兵部事出神策門予以五鼓盡至觀音門官廳俄而守備邢太監泰寧陳侯相繼至既而尚書徐公至黎明循垣內東行垣皆國初蒸土所築極堅厚上以蜈蚣木出檐覆之以瓦歲久土有剥落木瓦有頹壞則脩之至今垂三百年外郭周百八十里包羅山谷誠前代所未有也北面一帶因山為險據江為守自觀音門而東繞鍾山

之後而左皆岡阜不斷在東北曰姚坊門又南曰僊鶴門又南曰麒麟門地勢漸平鍾山側看成峯横看成嶺攝山後峙青龍左繞石城右距天印為案於此行頗得其形勢之的而知我聖祖於金陵定鼎於鍾山卜吉以為萬年之藏聖鑒高遠非尋常可窺也是日由南出者為協同守備劉監丞定西蔣侯起鳳臺門又東曰夾岡門又東曰上方門又東曰高橋門南北兩路同會於滄波門有官廳曰閱城會所内外守備兵工二部堂序坐

飯畢于與徐公入朝陽門道中審見鍾山蜿蜒扶輿衆山環拱南面空濶秦淮流於前大江繞於後沿江諸山又皆逶迤為金陵拱護其面勢與尋常所見不同蓋從高而下始得之也歸至工部與四司官議修城事頗言修内城易脩外城難内城縱有崩壞舊甎多存用甎灰脩補新舊即成一片勢自堅久外城原以土築土有剥落用土坯幇砌不久即壞後易以甎土外幇甎雖可暫支一時而甎土原不相入尋亦崩壞若欲永久不壞須如

北京外城一如甎城之法裏雖用土築外則用甎實砌非幫砌之比故得堅久但北京外城止南三門一面南京外城則連亘遼濶其功實難周書畢命曰申畫郊畿慎固封守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固司險掌疆封人之官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郭即今之外城所謂溝池樹渠之固恐大畧如今邊牆之制有牆以限隔有墩臺以瞭望拒守有渠以環之有樹以固之牆之比城

易脩而亦足以為守比城易脩者以用土築而不用甎也欲其足以為守須備前所云四者而後可以經久則在當事者以意損益而已

閱內城記

是月二十五日閱內城內外四守備兵工兩部堂會於通濟門黎明登城如前分閱劉監丞蔣定西由西歷聚寶門三山門石城門清江門定淮門儀鳳門子等由東歷正陽門朝陽門太平門神策門金川門鍾阜門而會

於淨海寺寺在城外據獅子山趾獅子山在城内即國初建閱江樓處是日頗盡金陵大觀盖内外遠近畢見也通濟之外秦淮為池雉堞不甚高徑不甚濶僅容兩馬俯視甚峻而基實弘濶瓴甋兩面厚可丈餘而附塘之土則長坂天成濶十餘丈雖不設敵臺亦無慮也至正陽門下輿而過旭日初上朝煙未消南望郊壇北望大内如在圖畫自朝陽門而北則鍾山在外隆廣山在内城貫二山之間包山而過孝陵中松柏參天谿谷逶

迤歷歷可數隆廣山蓋鍾山之支隴石崖巍亦多古木有廵山官軍蹤迹山上道中見松柏枝幹多作虬龍之勢皮似鱗甲在動植二物中恐亦得氣之相類者歟城隨山勢此處獨髙歷級而上東北折處為孝陵後門自此而西至太平門城皆在岡隴之上太平門居隆廣覆舟二山之間門外長堤數里為三法司面城臨湖而在鍾山之趾玄武湖在覆舟山之後城亦包山而過自此至雞籠山岡隴不斷城皆因山而臨湖湖逼山趾城與

湖相逶迤葢至雞籠山之盡城不復西别築城下循湖而北為神策金川二門葢至此始為城之極北處也城降於雞籠之後者一等有便門歷級而下自此玄武湖之曲折始得盡見新舊冊庫在湖之中此處最深湖連亘太平神策二門之間環湖村落櫛比土田畦壠方整究如碁枰自此而西則大江迤邐而東繞出帝都之後逆江而上皆山也江山之險實天造地設傳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險亦

因乎地險汴為四戰之地所以不可都也金陵以江為險人之所知而用險之道人或未盡知六代南宋雖偏安即其保守一隅能却敵而制勝如周瑜王導謝安韓世忠虞允文者亦有用之之道矣自金川北繞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亦建二門曰鍾阜儀鳳金陵在春秋時本吳地越句踐滅吳築地於長干里俗呼越臺楚置金陵邑於石頭金陵有城邑自此始秦始皇以望氣者之言鑿方山斷長壠以泄王氣其河源二一出句容

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都城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乃今所名秦淮者也東漢末以秣陵地封孫策為吳侯至弟權據有江東築石頭城因山為險扼江為守即今石城門一帶尚其遺趾也改秣陵為建業建安十三年移丹陽郡治建業遂徙都焉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西倚石頭以為重後帶玄武湖以為固前柵秦淮以為阻今頗言其地實得面勢之正南五里

至淮水有大航門宫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即此也赤烏四年東鑿渠名青溪自城北塹泄玄武湖水九曲西南入秦淮今僅存一曲而已金陵建都實自吳始其故蹟大畧具於此矣

智居樓記

南京都察院後堂之北有敬亭立洪武八年勅諭碑敬亭之北有智居樓名取勅諭中語也澹菴朱公創之洪溪袁公助成之而未有記也按勅諭云肇法司於玄武

之左鍾山之陰此言其建置之初意也又云貫城法天之貫索七星如貫珠圜而成象又云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而貫內空又云若凡星處其中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又云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此言設置貫城取法天象欲刑官法天以從事也又言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印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竄下亦莫潛毫氂動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

酌以快今生汝其敬哉此言刑官能稱其職斯不負建置之意也夫夙夜兢兢業業使刑必當罪人不犯法則獄清而無事心安而身亦安斯可以當智人之稱居是焉者豈易易哉萬歷二十三年六月蒙簡任右都御史涖事之暇登是樓則聖諭所狀景象宛然在目蓋鍾山之盤鬱紫氣之鬱葱於是樓盡見於遠望尤宜而玄武之澄波前抱而右繞亦於是得其大觀居是焉者思智人之義以職思其居將不又有進焉者乎都察院之職

肅百僚貞百度紀綱攸繫世道攸賴其任責盖又不止刑名之一事矣樵自刑曹進此懼弗勝焉實書銘座右以自儆又念前政二公名樓之意不可以不著也因借為之記萬歷乙未七月癸酉金壇王樵記

延陵吳氏祠堂記

古之廟制上下有等今制品官許立家廟士庶得立祠堂所祀高曾祖禰則同惟始祖之祭未有定論先正羅文毅公嘗言人情不忘其所由始故始為宫室者祀之

始為稼穡者祀之始為飲食者祀之凡有功生民者皆祀之况吾身之所始乎焉可廢也予感公此言始立始祖之祠斷自可知者自高祖以上凡得五世餘莫能詳亦不敢妄有援附謹傳信也金壇吳氏相傳延陵舊家正統中樂清公始以宦蹟著事載邑乘家有祠大意頗與予家合一日其裔孫文學宗周來以記請予惟程子嘗言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今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皆可為始祖以準古之

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統族人主始祖之祭其餘以次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之小宗此立宗之大法人皆可行者也所貴於立宗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欲有以統理族人而不使其散越失道也嗚呼知此者知祠堂之非徒設矣丹陽大宗伯姜公置義田立義學予愧力未能行姑因吳君之請而以是告之記祠堂而及宗法者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嗚呼知此則知宗法之有繫於祠堂矣

方麓集卷七